


阿城

威尼斯日记



上海三联书店

阿城



威尼斯日记

阿城著 上海三联书店 1992年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威尼斯日记 / 阿城著. — 上海 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9.4
ISBN 978-7-5426-6462-4

I. ①威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02603 号

威尼斯日记

阿城 著

责任编辑 / 杜 鹃

特约编辑 / 黄平丽

装帧设计 / 陆智昌

内文制作 / 陈基胜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57

印 刷 /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87mm × 1092mm 1/32

字 数 / 75 千字

图 片 / 10 幅

印 张 / 5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462-4/I.1445

定 价 / 4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古威尼斯圖，作者手绘，1992年



作者手繪，1992年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|
| 1 | 五月 |
| 91 | 六月 |
| 159 | 七月 |
| 169 | 代后记 |

五月

公元第一千九百九十二年
五月第二日

“好好再想想，”分别季了“第”字，没得到从未写过日记。这夜夜，是整去成是到到上到个日。

森得刚连日得是，快遇着那地那家，日光那说，就在那手那，心那音那被家，那那之那高那那那那那那，那那那一那那那，但那有那那那那那那那，上那那那，广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。

“到今天为止，那那那那那那那那，那一千九百八，七千四百五十九人被那，那那那那那那那，那那那那。”

公元第一千九百九十二年
第五月第二日

写好日期后，分别添了“第”字，缘因我从未写过日记。这次呢，是要去威尼斯写上两个月。

洛杉矶连日暴乱。浓烟自西边掩来，日光黯淡，站在院子里，呛得有些咳嗽。寄居之处离暴乱地区不远，却隔着一座小山，山顶有洛杉矶道奇棒球场，上去西望，广阔的黑烟静静向高空翻动。

到今天为止，据报道四十五人死亡，伤一千九百人，七千四百五十九人被捕，起火三千七百处。维持治安

的有五千七百多名警察、民兵和联邦执法人员，再加上一千两百名海军陆战队士兵。

据报道，有八百五十家韩裔人的商店遭焚毁。电视画面里，韩裔人持枪上房压顶，保护自己的商店。时光倒流两百年，好像又在开发西部。

美国的主要电视频道都在播放街上抢东西的现场情景，二十四个小时不间断。

已经是战争了。

洛杉矶宵禁，每天清晨解除。

去海边的洛杉矶国际机场时，十线对开的十号高速公路上车迹稀疏，路两旁烟尘弥漫，好像在拍战争片，而且是好莱坞的大制作。

大乱里总是有小静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去东北长春，武斗的枪炮声中却听得见附近一扇窗被风吹得一开一合，自得其乐。几个人躲在二楼互相聊初恋，叮的一声，流弹打在窗子的铁杆上，折下来钻进朋友的脑袋里。因为太突然，脑含着子弹的朋友又说了一两句话才死掉。

那时我们的胡子还没有长硬。

三日

还是不加“第”吧。人世间的无聊，常常只因为煞有介事。庄周昨天若笑了的话，今天倒可以给他老人家来个措手不及。

庄子讲“无为”，讲得精彩，却做了有为的事，写了《庄子》。庄子讲相对也讲得精彩，于是放心讲无为，天底下第一等聪明汉。

讲哲学，庄子用散文，老子用韵文，孔子是对话体，两千年来，汉语里再也没有类似他们那样既讲形而上也讲形而下的好文章了。现在是不管有道理没道

理，都叙述得令人昏昏欲睡。间或有三两篇好的，就一读再读，好像多读就会多出几篇来。

挤在机舱里，到处是猜测别人的眼色，我的亦是其中之一，于是将无聊变有趣。

威尼斯机场海关能闻到海的味道。S小姐和Luigi来了，年初在乌地涅（Udine）见过Luigi，这次却发现他原来长得很高。

乘小船进入威尼斯，海面上露出许多粗木桩。薄云天，一切都是明亮的灰色。

现在的人好说世界真小，我看世界真大，才十几个小时，已是如此平静，更何况附近的南斯拉夫真在打仗。

住 Fenice 旅馆，顶楼，望出去，满目皆红瓦。红瓦之上，露出一远一近一东一西的两个钟楼。东边远的那个年初见过，是圣马可广场上的钟楼。西边近的一个，倾斜着。

Fenice 是埃及神话中的火鸟，五百年浴火重生，与中国传说中的凤凰很近似，所以凤凰被译成

Phoenix, 但中国的凤凰有性别, 雄为凤, 雌为凰。

Fenice 不知是否也分雌雄, 否则五百年真是寂寞, 重生一次, 仍是寂寞。

四日

火鸟旅馆在火鸟歌剧院的后面，可以听到人在练声和器乐的练习声。威尔第的《弄臣》一百四十一年前就是在这家歌剧院首演的，当时住在这座小楼这间屋子里的人是不是也能听到人在练习，例如第三幕中那段四重唱《爱之骄子》？据说那段著名的《女人善变》是秘密准备的，临场演唱，极为轰动。演出结束后，威尼斯人举着火把，高唱《女人善变》，穿过小巷，从一个方场游行到另一个方场。威尼斯的女人们听到这样的歌声，怎么想呢？也许女人们也在游行的行列里

高唱女人爱变心。

旋律是感受的，不是思考的。犹太人说，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笑了。其实上帝一思考，人类也会笑，于是老子说“天地不仁”，“不仁”就是不思考。

帕瓦罗蒂在回忆录里说他七岁时在公寓里高唱《女人善变》，女人们都很惊讶并且气愤。威尔第的《茶花女》也是在火鸟歌剧院首演的，结果失败。第二年又在这里演，却非常成功。

观众善变。

多尼采蒂在威尼斯当过兵。写成他的第一部歌剧《波格尼亚的亨利》，一八一八年在威尼斯上演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在火鸟歌剧院？

瓦格纳一八八三年逝世于威尼斯大运河边的温德拉敏宫。买了地图，一下就查到了。

意大利歌剧中我还喜欢罗西尼的，他的东西像小孩子的生命，奢侈而明亮。又有世俗的吵闹快乐，好像过节，华丽，其实朴素饱满。

罗西尼还是意大利歌剧宣叙调的创造者，是他用

器乐伴奏改变了莫扎特歌剧中的“朗诵”。有意思的是，罗西尼对歌剧中的器乐的重视，却使他的《塞米拉米德》在威尼斯的上演不被接受。

住在这样有名的歌剧院后面，令我很兴奋，好像真的与歌剧有什么特殊关系。其实没有。

S小姐说可以帮我买票，我却喜欢看到有好节目，于是去排队，买到票，等候进场，进去了，找到座位，坐下，看看来往的各种人。乐队在调音，灯光暗下来，开始了，于是快乐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剧场艺术活动的快乐，包括排队买票。帕瓦罗蒂一九八六年到北京演出，我和朋友在剧场外转来转去，终于买到八十元一张的黑市票，飞奔进去。八十块钱，三个多月的工资，工资月月发，活生生的帕瓦罗蒂却不是月月可以听到的。